常郡八邑艺文志

重栞盧抱經先生常州藝文志序

自宋石湖范氏吳郡志出凡屬記序題詠之篇分附各門不立藝文郡邑志家競仿其例自餘鴻篇巨製每有不能盡收之憾

況夫諸家別集汗牛充棟不能
家置一編使不有抉擇精嘗薈
萃成書久且散佚湮沒而無傳
重可㗎已乾隆季年錢塘雲拖
經先生以碩德鴻儒來主講吾
郡龍城書院當事復延先生

纂修常州府志先生首創凡例
謂前志藝文為經籍止載總目
別采郡産諸家別集中有關
掌故與夫前志所錄暨散見於他
書者甄錄而彙編之其非常産
而宦游有作亦竝入焉題曰常州

藝文志自爲序以弁諸首郡志
纂稿未成輟於費鑿先生亡旋
歸道山志局既停此稿後歸藏
氏咸豐己未新渠先生懇甚久而
散佚以聚珍板印行之增文亡十
餘首因錄加續補二字以爲識別

先生原序不言卷數疑莊氏集印時始釐爲十卷自卷八至卷十五七古律詩序次殽亂間有複出七古僅止於元五七絕皆缺蓋非足本也或亦先生未及審定志局分纂諸子彙而存之耳原稿燬於

寇亂聚珍本兵後亡僅存一二而
已莊俊甫先生攷證鄉邦文獻
孜孜不倦嘗欲續脩府志屢言
於當事今尚有待先求是書暫
假之歸付之梓重為釐訂十二
卷以聚珍本多譌誤脫錯殘缺

失不多覯未能悉爲攷證其題
詠謬者正之移者仍之栞既成
屬余爲序余惟郡志之脩越
於今幾二百年其間屢議而
未成中更兵燹諸家著作率
而存者僅十二三是書獨得

傳於不朽先生之功鉅矣遠矣
雖然微新渠先生無以流傳
於兵後復有俊甫先生之繼起
棗布於海內不得謂非邑書
之幸矣新渠先生既有以補
於前俊甫先生且將重輯續

志以補於後異日成書合先生是編蔚爲鉅觀豈僅僅有功於盧氏已哉

光緒十有六年春三月陽湖

後學陸鼎翰謹序

金匱後學蔡廷槐書

莊序

郡邑志書載前人表論序記誠以有關地方之掌故尤生民利害政教得失時俗盛衰山川形勝皆可參考而知也新修武陽合志其藝文一門止載著作總目所有序記等篇各從門類附注盡用宋范成大吳郡志之例而文獻不足識者惜之乾隆間武林盧抱經學士主講龍城纂定吾常八邑藝文志十卷可謂精且備矣府志失修百有餘年此稿余珍藏已久深恐遺佚因竭盡綿力措資集成是書庶使八邑文獻有徵不獨前賢著作可傳不朽卽抱經學士纂述深意用以昭示來兹而余亦藉釋重負至詩歌詞賦陳風之所最先雖卷帙稍多不嫌繁冗惟學士纂定此書今已六十

餘年其間士君子之篇章豈無卓卓可傳者余無從採擇嗣能搜輯成編續行補入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矣

咸豐九年歲次己未春三月既望新渠遯叟莊翊昆書於人樹同春書舍時年七十有七

原序

文之至者在乎明義理達治道植綱常而維風化故立言與德功同爲三不朽之一雖有高下淺深然未有離是而可以言文者歟江以南人文淵藪毘陵山川明秀握珠懷玉之士比肩接踵其裒然著作既有經籍一門志其目矣而其長篇短章之散見者復彙萃爲是編與夫四方士君子之來仕宦遊處而有作者亦並入焉他若登臨遊宴送別懷人之作含宮嚼徵戛玉敲金亦可以敦氣誼而抒性情不可廢也故亦並依前例擇而載之

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九秋朔日東里盧文弨書於龍城書院

常郡八邑藝文志校刊姓氏

原編

錢塘盧文弨紹弓

校補

武進莊翊昆新渠

重刊總校

陽湖莊毓鋐俊甫

分校

陽湖陸鼎翰彥和

陽湖莊善孫性初

武進魏士鳳伯起
陽湖段紹裵省予

覆校

武進惲思贊竹坡
武進莊鳳啟芝岩
武進劉毓森少英
祥符吳佑孫殿英

韓文煥齋鐫

常郡八邑藝文志目錄

東里盧文弨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

陽湖莊毓鋐俊甫

卷一　詔制敕誥　諭祭文　表疏議論說頌書啟

知常州上中書啟　宋王安石

知常州上監司啟　王安石

代宜興宰通交代啟　汪藻

謝韓貪政薦講讀科啟　鄒浩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一

武進莊翊昆新渠
陽湖莊毓鋐俊甫

東里盧文弨纂定

詔制誥敕　諭祭文　表疏議論說頌書啟

晉武帝詔除三吳租布

三吳奧壤股肱望郡而水旱併臻百姓失業夙夜惟憂不能忘懷宜時振恤救其凋困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受振貸者即以賜之見咸淳臨安志

丁宗臣可太常博士丁賓臣可太常丞制　宋胡宿

敕某等國家試功之典參任以職考課以法質成於期用甄美效

亦存至勸以爾宗臣吏資強敏器質莊重以爾寶臣文典而蔚才敏且精是惟天倫竝入吾轂所試有迹厥修弗愆或鳴絃以字人或剖符而守境並時上計據法得遷入丞樂卿進掌儀蘤悉號朝闈之美足爲家閥之榮就服寵褒益思勉勵

蔣堂可禮部侍郎致仕制　　胡宿

敕非達人無以蹈止足之美惟賢者乃能潔去就之分睠言舊德適殿中兵援經禮以露誠抗封章而還政且優哲艾用遂晏安具官某才粹而文道沖且正體風識而藎遠懷養術而本強進直計樞之嚴比歷藩房之重老於政事故吏道之可師式是風華惟名教之爲樂績宣中外治盛東南引周任之有言遵祁奚之請老朕

方希古忠厚惜時耆明稔聞歸志之堅姑從穡性之適閱勞煩事
孰成美名周官亞旅之聯春卿宗伯之貳峻是儀等昭我恩章勉
爾耆和以承遐福

禮部侍郎致仕蔣堂姪之器可試祕書省校書郎制

胡宿

敕具官某姪某惟乃仲父實予名臣鑒知止於道家還時事於宰
旅寖延酬賞參擇近支以爾業承清門義均愛子被風訓而適劭
聞學尚之足佳往試祕邱初有官儀懋勉時術奮取世科以為廣
閥之光寵不亦美歟

宋哲宗敕封昭德侯誥

朕嘗於傳記知神爲吳公子當春秋時嘗辭千乘之國而不受凜然高節萬世如神豈以人爵爲榮哉今延陵之名世承嘉祀謂非此無以表德厚俗今以侯爵往諡於廟其寵嘉之

宋甯宗賜邱文定茶藥手詔

皇帝敕曰卿遠將使旨盡獲戎昭乃心國家忠勞備著朕夙宵興念每用嘆嘉今秋氣日高西情難測率厲將士申固疆陲叶心且圖以全制勝使社稷賴長城之衛而逆賊知中國之有人唯卿是毘寬我憂顧有少湯藥往衛至懷再茲鋌示想宜深悉開禧二年八月十日下

宋甯宗賜邱文定進端明學士侍讀詔

皇帝敕曰撫江淮之師久藉規恢之助渙綵綸之寵式昭睠倚之懷嘉我重臣揚於褒律通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充江淮宣撫使河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邱崈三朝舊德一代偉人碩畫貝謨炳著龜之先見清標峻節凜松柏之後凋馳驅萬里之民庸恬養十年之家食比煩元老臥護陪京表裏之形勝指諸掌以無餘戰守之方略籌之心而已熟將潛消於外侮宜盡付以中權亟陞聽履之班往任宣威之寄聲名日起匪徒草木皆知號令風行要使關河翕聽士氣不期而自倍人心有恃以爲安堅持一定之規靜俟萬全之舉慰父老來蘇之望刷祖宗未復之仇諒成算之已孚豈疎榮之獨後晝殿視本兵之秩露門高勸讀之聯以壯戎昭

以隆物望憶韓淮陰之可屬大事朕方圖傳檄之功趙營平謂無踰老臣爾尙奮破羌之策益思勉勵克副登庸可特授端明殿學士侍讀依前通奉大夫充江淮宣撫使封如故奉敕如右牒到奉行開禧二年

宋甯宗賜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廣陵郡開國公葛邲明堂加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俸三百戶敕

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無以接三才之奧也駿奔在廟豈無彝公金玉爾音尙想故老具官某歷事兩朝蔚為元輔蓋常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侍我烈祖爰暨上皇執圭幣見上帝者屢矣肆予纂禋均秩執事相維穆穆於以永懷方周盛時微子以二

王之后聿來助祭有客頌之孝武始建漢家之封有臣如太史談而以留滯南周不與從事爲恨朕雖不能比德於周邦視漢有光爲其因舊章增大食邑亦欲爲忠孝示不遺之意耳

宋甯宗賜大司農卿將作監丞邱壽邁誥

敕朝散郎監尚書六部門邱壽邁夫匠古官方時儉約無所興作貳貳句稽不致虛其屬者所以儲才也爾壽邁樞臣之子智識閎明爾象先法從之孫性資謹厚人聯華序克著美聲爰俾次遷用爲爾寵職清事簡優遊其間益務靖共以須器使可依前件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嘉定十七年七月十七日

宋理宗賜大司農卿邱壽邁夏藥詔

敕壽邇朕身處深宮心懷外閫鐵衣金柝夙嘉牧御之勞翠管銀罌往問起居之節勉循所部推廣吾仁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好否遺書指不及多寶慶年月十九日下

明太祖勞江陰侯吳良手詔

昔者朕與羣雄爭命卿藩東鄙既而往戍高深城隍沃野闢辟當是時朕用事於荆楚樂無東顧之憂遂滅荆楚之妖雖諸將効力於西卿保至此朕心有誓吁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今雖君天下育萬民二親已逝恨不生前得奉溫凊夢寐於心切切親母年邁云無他養豈不動孝者之心用是敕卿自意若欲奉來就養或棄職

往侍皆從所由勿拘故茲勅諭

明太祖諭江陰侯吳良子高靖海侯吳禎子忠襲父爵

昔爾父兄弟爲朕百戰以取天下功在國家朕勿能忘故封爵之詔及於子孫爾當思前人立功之不易各勵乃志毋驕毋怠以延福慶

明太祖祭江陰侯吳良文

昔忠誠之士從君堅許身之志故犯患涉難以尊一人而安天下蒼生立高名不朽於史冊今古智人覽之無不歎心爾吳良從朕於擾攘之秋年馳月驅櫛風沐雨野宿風餐披堅執銳十有四載方封侯爵今又十四年矣正欲安享富貴何期爲營造而出之舉

微疾而長往訃音至京朕何言哉然爲將之士忠於君而能平禍亂爲民作福而乃身得善終爾無憾矣遣人以牲醴致奠靈其不昧尚享

洪武中免六州四縣秋糧詔

賞功罰罪在昔帝王必斯二事之先曩因率兵東渡江來姑熟金陵京口宣城廣德徽州長興安吉宜興江陰相次不逾三年盡入版圖當時天下豪傑互相雄長殊聲異教若欲平之非甲仗之盛供給之餘豈能平禍亂一寰宇而爲人主者耶今禍亂已平朕居大位十有一年常思六州四縣之民久勞於前雖我子孫累世不忘特以今年秋糧盡行蠲免於戲興王定亂舉福天下雖思民之

勞先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國朝

聖祖仁皇帝諭祭戶部尚書趙申喬文

國家綱維庶務首在六曹咨乃司徒用典邦賦果其廉隅眾著敬愼有加斯眷倚隆於生前哀榮備於身後凡以念成勞昭令典也爾趙申喬矢志公忠賦姿端亮始由邑宰擢任臺郎嗣家食之優游忽璽書以徵召超授蕃宣之寄旋膺節鉞之司心恆凜於四知風清浙右獘悉祛於百吏政肅湖南遂登憲府之崇班復晉司農之要秩始終若一務清介以立身夙夜不違殫精勤而奉職比以高年屬疾拜疏乞休慰以溫綸賜之良藥獨應償之國帑復已削

之官階庶幾懷抱既舒尚冀沈綿可起遽聞徂逝深用譴傷命上
公以臨喪遺禮官而致奠以爾樸直之性無改平生潔白之操彌
貞晚節小心每形於篤棐戎事亦躬為率先爰錫嘉名曰恭曰毅
嗚呼瞻方嚴之素履舊德如存頒優渥之新恩榮光特賁苾芬用
薦靈爽斯歆

世宗憲皇帝諭祭戶部尚書趙申喬文

翊熙朝之泰運端重貞臣稽冊府之鴻猷宜崇元祀藎成勞懋著
生平之風槩如存斯盛烈昭垂奕世之寵褒益篤載申綸綍式薦
牲醪爾趙申喬矢志忠貞持身剛正再膺節鉞名垂浙右荆南入
領度支蹟著裕民經國公爾忘私之誼克佐股肱確乎不拔之操

增輝史冊昔
聖祖洞鑒其精白故委任而不疑而朕心深重其樸誠每眷懷而弗置於戲流芬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樹範巖廊允矣千秋之茂典列豆籩於祠宇渥澤攸隆布筵几於里閭湛恩疊沛靈其不昧尚克歆承
高宗純皇帝諭祭禮部尙書楊名時文
望屬老成特重儒林之選恩深存歿聿垂褒䘏之文殫篤棐於生前一心匪懈備飾終於身後繫祀宜崇爾楊名時秉姿端恪植學閎深具學道之純心躬修克劭勵奉公之素節靖獻無私由詞垣而出典文衡廉明茂著任監司而洊膺節鉞忠義兼施朕初嗣丕

基即行內召典司教冑六堂仰諄誨之勤階進秩宗三禮式寅淸之化敷教及儲材之地傳經資養正之功僉耆舊之無多眷懷特茂何典型之云謝遠逝遽聞實愴朕心爰加殊錫崇祠旣陟龍奠攸加於戲理學紹諸儒之統緒餘澤方綿忠良乃一代之楷模施恩宜渥爾靈不昧尙克來歆

賀常州龍見表

唐 許敬宗

臣某言臣聞聖人作而萬物覩神靈滋而百寶用是以飛龍御天五雲勝彩潛龍涵地四海夷波軒帝由其受圖太昊以之爲紀莫不遊泳宮沼騑服輿鑾玉牘丹文與會昌而契合金繩綠錯候休明而降祥伏惟皇帝陛下道極上元功成下武重光煥籙體膺凝

圖至德充於兩儀大孝刑於四海網地張天之謂武制禮裁樂之謂文惟幾惟深運神樞而不測無爲無事致旋歷於平分故能網絡九重琢磨三代溥天之下用至道而不知懷生之倫荷大造而無謝於是湛恩洋溢休氣氤氳上格天下漏泉不私其照日月爲之揚彩不愛其道鱗介所以騰文神物有徵於斯不忒伏見常州別駕終文英表稱所部晉陵縣尉信都叔卿等七人以六月十三日於縣城南雲雨之際見有青龍長數十丈大八九圍久之乃沒謹按熊氏瑞應圖曰有仁聖君子在位不肯斥退則見惟皇作極感而遂通惟德動天造無不應是使四靈嘉瑞叶千祀之登期五色榮光商萬古之顯覿方且以玆嘉祉造類雲亭頌其徽猷歸功

清廟豈與夫魚生露鼎蔡上荷心竹葦凝珠晨昏合璧校其優劣
何可同年而語哉臣等運偶明時預聞靈慶不任鳧藻之至

到任謝上表　獨孤及

臣及言伏奉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敕授臣使持節常州諸軍事
守常州刺史充常州團練守捉使臣伏以江東之州常州為大陛
下不以臣不肖拔臣於羣吏之中以考則年未久以勞則功無可
錄而除拜之次加於人一等臣及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往歲嘗
忝諫官歷博士尚書郎之秩雖備嘗獻納累黷天聽竟無絲髮裨
補明盛及典濠舒二州出入七州又不能副陛下政平訟息與我
共此一歎至如流人自占旱不為災實由陛下當勤卹之初下哀

痛之詔蠲減租賦入三分之二是以和氣旁感災變爲福流臣州人是以父臣甯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今陛下賜臣詔曰斷獄歲減流庸日歸以入俗之豐給當淮湖之災旱陟爾明效宜列中朝臣無其實謬承外獎伏覽聖旨惶悚隕越況陛下厲精百揆之始日以堯吁舜咨旁求俊造或經時不除一吏必以公才爲先茍非其人位不虛授搢紳之輩僥倖望進臣嘗如此獨荷榮幸人之多幸將自臣始致寇速謗實要自貽今以三月十七日到任上訖雖願勵疲鈍增修吏職懼力不逮上累皇明奉詔夕惕且懸且駭

甘露表　　　　　　　　　　　　　　　　獨孤及

臣及言臣州內廳東階下二松樹自今年十月十三日夜至今月

十八日夜前後二十七度甘露下降樹根枝葉霑灑皆遍潔白凝
沍味同飴蜜餘溜滴地委積成泥傾州官吏咸共瞻覩臣謹按鶡
冠子云聖王之德上及太淸下及萬靈則甘露下瑞應圖曰王者
德至於天則甘露降松柏陛下實行慈儉懷柔遠近無爲之政與
太古同風故天地氣和合而呈瑞況休徵感應之始實陛下降生
之日皇符昭晰至意炳煥益表聖壽寶歷將與天比崇臣爲州三
年無績可紀犬朽何幸獲觀禎祥臣無任胷忭之至謹奉表以聞
伏望宣付史舘

請自出俸錢收贖善權寺事奏　　李蠙

臣竊見前件寺在縣南五十里離墨山是齊時建立山上有九斗

壇頗謂靈異每准赦令祭名山大川即差官致奠凡有水旱祈禱無不響應寺內有洞府三所號爲乾洞者石室通明處可坐五百餘人稍暗處執炬以入不知深淺其中石有鳥獸之形及鹽堆米堆怪異之狀極多洞門直下便臨大水洞潺湲宛轉湍瀨實繁於山腹內漫流入小水洞小水洞亦是一石室室內水泉無底大旱不竭洞門對齋堂廚庫似非人境洞內常有雲氣昇騰云是龍神所居之處臣太和中在此習業親見白龍於洞中騰出以爲雷雨寺前良田極多皆是此水灌溉時旱水小百姓將水車於洞中車水車聲纔發雨即旋降會昌中毀廢寺宇之後爲一河陰院官鍾離僧之所買宣宗却許修崇佛寺僧之便於寺內所居堂前造一

逆修墳以絕百姓收贖建立之路其塋纔成忽見一大赤蛇長數丈據於墳前簡之驚悸成疾遂卒於此子息亦因恡寺前良田竟葬簡之於其間萬古靈跡今成塋域鄉村痛憤不敢申論往來驚嗟無不歎息況簡之男姪家業見居揚州海陵縣松櫝亦元在彼處只以固護廢寺田產一二兒姪在此今伏遇陛下至明至聖凡是墜典已皆舉明今以古跡靈境恐遊誑喧譁居人娶賣肸蠁無依神祇失所倘令官中收贖復置寺宇豈有此靈異古跡兼是名山大川之數今爲墓田理交不可臣懷此冤憤近三十年儻不遇陛下曆思通幽聖慮徹古特降勅命盡許却收即難特有論請齊朝梵宇永爲邱墟神仙窟宅終被蕪穢臣今請自出俸錢依元買

價收贖訪名僧主持教化同力却造成善權寺其連寺田產收贖
之後並却舍入寺家永充供養伏乞聖慈敕下常州差官檢勘勒
僧之男姪等移旅櫬歸海陵其寺地及林木莊田等並重出公驗
交付臣勾當軍將待揀定僧徒後施入常住其收贖價錢亦請便
交付僧之男姪等其寺仍請准近敕格度僧住持靈泉勝境因陛
下重遂掃灑洞府仙宮因陛下再獲依據佛剎重興於舊地鐘聲
復聞於故山臣既沐令澤獲畢素願臣無任踴躍忭荷屏營之至
謹錄奏聞伏聽敕旨咸通八年六月十五日昭義軍節度使中散
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李蠙狀奏
中書門下牒奉敕李蠙自出俸錢收贖靈跡已有近敕難阻深誠

宜依所奏仍令浙西觀察使速准此處分牒至准敕故牒咸通八年六月三十日下

乞解罷樞密院表　　胡宿

臣某言近以年力衰疲目瞳昏乏乞還機政嘗貢表函忽奉詔批未俞章請常言加飾聖度兼容葵藿寸心徒知向日螻蟻微志未能動天有迫悃誠難祗冲眷竊念臣本惟空劣特出單寒自縱掖之諸生參持槖之近侍章句末學不足以名家篆刻小文何施於治世徒以樸疏受性孤遠立朝恥朋比之事君愧浮沈之隨俗介然自信軏者固多誤緣仁廟之知屢奉浴堂之對拔於詞禁置在機庭未嘗伸幄中之籌不及更閫外之任豈能坐制千里通知四

夷幸賴安平偶容曠素伏惟皇帝陛下入纂聖統肇嗣寶圖優假舊臣寅恭初政臣每因奏事親奉德音患太平含養之深懲流弊因循之久垂訪一時之策規恢萬世之模盛德難名淸光絕企而臣少壯之齒已不如人衰耄之年豈能圖國以至聖之主責甚愚之臣夕惕爲憂任重且殆仍以犬馬齒衰鐘漏景侵因陳昧死之章冀匄餘生之逸得從謝事姑遂養疴而璇指未回玉音尙祕彌荷包荒之德益昭罔舊之仁然而知止足者道家之至言潔去就者儒生之常分久貪甯寵終速多言伏望皇帝陛下哀矜陋軀保全孤節俯從私欲俾退仕途別選耆英用參機劇則進退臣節得休息於筋骸而本末主恩更薰酣於骨髓

乞常州居住表

蘇軾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昔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私恩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

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旦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深重未可輕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

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于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起于愛憎孤忠遂陷于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材已全三樂躋斯民于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南京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戰恐之至

到常州謝表　　蘇軾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

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積釁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即便安祗荷寵靈惟知感涕 中謝 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夷向非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沒身寄殘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謀念此萱蒯之微庶幾簪履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縲囚飽食無思但日陶於新化杜門自省常益念於往愆臣無任俯伏待罪戰恐之至

到常州再上謝表

蘇軾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

任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永棄食貧口眾未免求安忽奉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才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棄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泝沿萬里偶脫命於江湖豈謂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刳肝尚未知其死所臣無任俯伏待罪戰恐之至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奏　丁隲

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與謗議密相傳報鼓動中外之聽或虛稱朝

廷升黜臣僚或妄言臺諫官非意彈斥百官或文致姦言以厚誣
近臣或造爲惡名以玷辱多士如五鬼十物之類是也其實出於
被罪流落之人私挾喜怒陰遣子弟門人出入朋比互爲聲援上
則欲惑亂君臣以成疑似之禍下則欲離閒同心轉相猜忌以隳
久大之業此其用意豈淺哉不可不察也昔唐穆宗之時有八關
十六子之說爲後世譏笑今二聖居上區別善惡進賢退不肖元
首股肱夙夜孜孜勵精求治惟恐不及非有穆宗之時八關十六
子之事而姦倖者猶能巧作飛語公然喧播自京師以達四方扇
搖流俗爲害不細不於此時痛行禁止則恐寖以成俗傷薄風化
臣竊憂之伏願陛下特降睿旨下御史臺體訪其主名付之吏議

置于典法以消讒邪橫逆之黨天下幸甚

案奏疏不專及本郡者皆不載此因舊志本傳中謬易其語故載之以備攷正

元祐戊辰六月知潤州奏　楊傑

竊見管下延陵鎮廟塚載在圖經祀禱有應近因夏旱遂差官嚴潔致祭未踰浹旬雨澤濡足謹按季札生於晚周當干戈剽攘之際猶能執德謙退輕千乘之國凜然清風千古如在其辭樂知政盛德信義詳見舊史廟中有孔子所遺十字碑太宗皇帝嘗以其字載之法帖以信萬世而其祠塚未經旌表賜號誠為缺典伏乞

朝廷特加封爵

陳志云是年九月敕爲嘉賢之廟內古碑四一晉晉陵太守殷仲堪一梁延陵令王僧恕一唐上柱國高照一唐武進主簿趙晉用鎮江志載此昔人亦云不在其地觀四碑皆名蓋於時鎮江屬延陵也

知常州謝到任表　　楊萬里

承流撫徼初叨江海之麾易地淛西復畀股肱之郡分顧憂而益重豈薄陋之克堪中謝伏念臣嗜古成迂信書太過頃從山水之縣入陪鵷鷺之班心乎愛君而直前慨然遇事而妄發非聖明之全度則孤拙之疾顛尋將母以告歸乃拜州而得請玉色臨遣金聲撫柔憩公幹漳濱之身三年於外易獨孤常州之任再命茲恭

敢謂戴盆而望天今復舉頭而見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纂堯乃武蹈舜斯仁道在太極之先不居其聖明見萬里之外以臨其民容諏慈惠之師布宣寬大之詔顧捐輔郡以詔下臣臣敢不既竭駑才底綏秸服惟郡邑先患養之治所願盡心使田里無愁恨之聲庶平報上

謝復官表　李綱

臣綱言臣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積水不當降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今月二十二日准告叙復承事郎差遣如故已望闕謝恩祗受訖海隅遠屏方履薄而臨深帝澤濫流爰赦過而宥罪致茲孤陋亦荷甄收拜賜惟優撫躬增厲中謝

伏念臣畬身寒苦遭世隆昌惟造道之弗優致信古之太過誤蒙
識擢躐處高華兩省爲郎薦膺絲使霜臺舉職親被褒稱奉常贊
郊廟之儀左史珥螭坳之筆叨逾若此報稱謂何自以立有道之
朝輒敢效危言之計雖思慮倉卒賜責無他然蹤跡飄零孽乃自
作姑從薄謫已荷寬恩豈期謫宦之鄉忽拜復官之命負罪至重
雖未削於丹書歷歲纔周已悉還於舊秩省循既往銘刻何言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德而出甯執古道以御有念一夫之失職
仁聖所矜施三赦以恤刑憗愚爲最俯憐孤跡曾侍清光還其寄
祿之階示以滌瑕之漸荷恩益腆矢死爲輕再念臣一去彤墀屢
經霜澤親年踰於七十喜懼之懷交深庭闈違者三千甘旨之奉

入闕方聖主隆孝治以善俗獨孤臣嬰罪戾而向隅與言及茲追告靡及非天地父母之德哀而憐之則犬馬螻蟻之誠誰復言者願垂日月無私之照獲伸烏鳥欲養之心則臣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塡溝壑結草爲期

復官袁州監酒稅謝上表

鄒浩

臣浩言昨任右正言緣論事妄謬死有餘責蒙先皇帝矜貸特除名勒停送新州羈管至今年四月十七日準告復官及移差道臣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投諸荒裔已絕望於生還沐以深仁忽叨承於內徙冥心自揣感涕橫流中謝伏念臣昨在先朝誤蒙孱奬賜以淸閒之對拔爲獻納之官聲光竦動於當時遭遇迥逾於前

比永惟圖報尤務竭誠豈知稟賦之愚遂至敷陳之繆罪當萬死難逃兩觀之誅恩錫再生僅比三危之竄敢意哀憐之異亟還品秩之榮俄自流人越參局事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性隆孝弟德際乾坤知臣夙遇先皇不居人後察臣薦更大赦特許自新從今膚髮之餘年盡出聖神之再造臣敢不虔思訓敕痛艾愆尤遥望北辰雖莫陪於星拱回瞻南嶺固已近於天中誓堅忠義之心上答生成之賜

謝皇太后表　鄒浩

收之領表復以官聯退惟萬死之餘迴出再生之願危衷激厲感涕縱橫中謝伏念臣資稟至愚分甘無用方神考育材之日偶竊

綴於儒科迨先皇拔士之時遽叨陞於諫省念遭逢之絕類思罄竭以酬恩不謂冥頑反成冒犯罪大當從於顯戮仁深止竄於遐方及此內遷尤非敢望此葢伏遇皇太后陛下憲天作德如日舒光佑聖哲以承祧與華夷而更始雖在八荒之外舉無一物之遺是致羈流亟蒙甄復餘生抱疾已逃瘴癘之虞慈母餘年得覲晨昏之奉臣敢不深懲往罪勉企前修惟博施之無疆知自新之有路忠孝而已期不負於初心死生以之庶少酬於洪造

謝復官許居常州表

鄒浩

臣浩言昨於昭州准指揮移漢陽軍今月初九日至本軍准告復承奉郎臣已即時祇受望闕稱謝訖見起發歸本貫常州居住者

萬里投荒莫生還之敢望九重獨斷俄意外以蒙恩感激哀憐縱橫涕泗 中謝 伏念臣實爲固陋全昧幾微有言輒至於妄陳雖死不足以塞責上賴聖人之救物特寬司寇之嚴刑但復竄於遐荒姑使省共往咎惟昭潭之可畏與新州之不殊形影自隨朝夕難保昏昏瘴霧信爲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惟忠惟孝無古無今命雖甚於垂絲心已期於結草不謂僅存之瘦骨忽還將絕之驚魂旣獲免於拘攣遂亟諸於定省名鐫罪籍品復文階在拔拭之非常皆覬覦之莫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彌天覆德廣春生千齡光御於丕圖萬物皆由於和氣紹隆先烈坐撫太平曲囘進日之明旁燭戴盆之下謂裕陵長育賜之第而除敎育謂

誓願保全矜其愚而屈常法召從五嶺之表端遇六龍之飛擢於不次之中曾是惟栽之戢肆令甄叙俯及孤危臣敢不因險阻艱難之備嘗念身體髮膚之再造益堅夙志遙贍北極之尊長與老親共祝南山之壽精誠所貫高厚必知

論太湖登在祀典疏　　　　宋　胡宿

臣竊見吳中太湖卽禹貢震澤也廣三萬六千頃其水利溉蘇湖常三州之地而蘇湖爲多去二郡亦近湖中大小山七十有二洞庭林屋福地皆在其中商帆賈檝日相上下二郡各有湖廟而常州無廟蘇州廟在洞庭湖州廟在大錢口方俗目爲平水大王廟是也二郡小小叢祠皆祭而太湖獨不祭蓋由祀典失載因循忽

諸禮境內山川諸侯當祭國家儀文咸秩靡祀不崇其太湖欲乞
下蘇湖常三州登在祀典春秋差官致祭取進止

請汰浮糧疏　　國朝　莊應會

奏爲請汰袁瑞二府浮糧以蘇積困以布恩澤事近奉
聖旨朝覲首領官面見後如有地方情形及興革利弊聽各官具
本奏聞欽此欽遵臣聞民爲邦本本固邦甯臣待罪江右謹將袁
瑞二府一地二糧垂累三百餘年應革大弊爲我
皇上陳之按舊志元至正二年瑞州府田糧開載原額一十二萬
五千七百四十三石有奇袁州府稱是至洪武二年瑞州府增至
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三石零袁州府增至二十一萬七千餘

石較之原額浮十萬矣詳攷其故瑞州之浮糧始於陳友諒割據之日兵餉匱詘於額糧暫借一年此不終日之計也迨友諒敗老人黎伯安將借徵冊籍抱獻希賞遂照數起徵迨後老人坐誣伏法而銅板冊籍之數已定不復更矣袁州之浮糧始於洪武初歐普祥遣子納降本郡糧民斗三升其子失察悞報官斗十升按江西各府糧則科田三十畝爲一頃有二十五畝爲一頃者分爲上中下三則追徵惟袁州悞報官斗止五畝八分爲一頃此尤顯而易見者兩郡之民非積年拖欠即流徙逃亡亟累三百餘年前朝

撫按屢經疏請積困未除恭逢

皇上如天好生與民更始正剔弊作新之日伏乞

聖恩軫念江西爲天下極苦寒之省而袁瑞尤江省極彫敝之區
勅下該部轉行撫按丈量田畝清汰浮糧俾二府之科與本省之
十一郡相準永著畫一之規早定樂輸之額實固本甯邦之首務
也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仰祈
睿鑒立賜施行
順治十年十二月奉
旨該部詳察確議具奏轉行督撫督臣馬國柱撫臣蔡士英會題
十一年口月奉
旨造浮糧積欠重困一方應從原額清汰着該督撫飭該府縣官
確遵減免毋得踵弊橫徵有辜德意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唐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修身涖官確然處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辯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摳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爲文可以徵矣其爲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爲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大旨以爲景皇始封於唐天所命也于是定議爲一代典法新平長公主之子裴倣尙永淸公主欲以他族主婚及時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遵慶爲主當時稱之定呂諲盧弈郭知運之謚用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屬歲飢旱

鄰郡逍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悦安不知凶年優詔襃異就賜金紫其初在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爲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績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按謚法曰博聞多能曰憲薦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爲文章以輔教化是爲博聞位參中外必以稱職是爲多能定宗廟之饗爲薦可正婚姻之主爲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憲謹議

毘陵水利議

國朝　邵長蘅

談吳中水利者言人人殊大較宋人亟議復五堰復十四斗門治吳江岸明人亟議濬吳淞濬劉河導白茆港類皆祖郟氏亶諸

書然無係於毘陵利害故略弗論也夫水利之大曰轉漕曰溉田毘陵北枕江東南凭太湖有二浸之利而無其害顧歲旱而旱歲潦而潦而漕渠之議濬議灌頻歲見告得無當事者慮有未究而經畫之未詳耶愚閒按圖記江自丹陽穠郡境一百八十餘里西北支流道江者以十數孟瀆最大稍東則小河港東則剩銀港剩銀以東烈塘最大益東迤邐而北澡子港最大桃花以東入暨陽界則申港利港最大此渠皆可行舟宋元迄明舊置閘其上引潮通漕有餘則用溉民往往盆股引之溉田數萬計利至渥也自明嘉靖初築城欒傒而孟瀆稍淤萬歷以後水政久弛濁泥乘潮日積而烈塘澡子諸港次第淤入我　國家徵己亥海孽之訌瀕江

列戍卒起亭燧支流通江者稍稍楗木石塞之自是潮絕不來矣潮不來則轉漕艱阻小遇淺澀輒議疏濬入徒畚臿之勞水衡之金錢費亡慮千萬計而西北諸鄉時苦旱災誠疏通孟瀆烈塘諸港修復舊牐其利有三父老言潮來時試以蕭葦留之葦高一寸潮留數寸使濱江諸牐潮至而啟潮平悉閉引水注之漕渠巨艦通流不復慮涸一利也孟瀆爲江浙餫餉捷徑載在漕誌秋冬餫船空回脫遇京口阻滯徑由大江抵常州空回既速則赴兌亦速二利也旁岸民田盆得支引灌漑高磽舄鹵之鄉變爲沃野三利也難者將曰國家廢牐障流所以阻舟艦備非常又其上皆築馬道功費久遠使盡復舊牐馬道必廢愚竊謂不然孟瀆原宿有鎮

兵今距江置牐設天關燕尾令可通行巨艑其他支河斗門僅通小舟下置棚欄列戍之卒謹伺其啟閉又於斗門上平布巨木度可容數騎並驅亡患二難矣去二難就三利轉漕溉田兼資最上策也次議復錮牐呂城奔牛舊制三牐宋陸游謂自創爲錮河時玆牐已具矣顧毘陵以東又有五瀉上下牐考宋史河渠志乾道二年以兩浙轉運司及常州守臣言塡築五瀉上下二牐修牐裏堤岸防泄運水令無錫知縣掌鑰匝遇水深六尺方開當日慎重如是盡毘陵地勢西仰東傾呂城奔牛牐僅可蓄奔牛以西之水濟丹陽運五瀉牐乃可蓄無錫以西之水濟毘陵運今其蹟雖久廢宜於丁堰戚墅間特置一牐以時啟閉常蓄水五六尺以上則

運河免濯汰挑濬之勞此專主瀉者也次議疏百瀆按舊志百瀆在毘陵二十有六在荆溪七十有四所以洩西南眾流入震澤而歸於海者然稍湮塞矣宜鳩工於食利之民開芟蘆濟淤澱令百瀆故道十疏其六七澇則泄水入湖旱則引水灌溉而瀕湖之地無凶年單鍔所云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次議築圍田次議濬溝渠陂塘下地懼水豁之圍田所以防也高地利水潴之溝渠陂塘所以蓄也故農諺曰種田先岸種地先溝高鄉不登以無溝故低鄉不登以無岸故郡太常唐鶴徵有言高田多爲陂塘厚儲深蓄勿使洩而溢之外低田多爲圩堰渠穿股引無使潰而入於內陂塘闊深圩堰堅完高下兩利歲可常稔三策皆專主溉

者也夫蘇松地卑下巨浸所滙有利亦有害故興利難昆陵平壤蓄泄易施利多而害少故興利易昔西門豹治鄴漳水在旁豹不知用史起譏其不知今擅必興之利操可濟之策據易集之形而慫㥚吹虀因循廢墜重爲史起所譏詎不惜哉愚更有說焉一邑猶一身然四鄉其四肢也邑治其腹心也川渠流通則其榮衛血脈也吾邑前後市河惠明玉帶諸河所在塡淤舟楫梗澀譬有人焉四肢無恙而心腹瘕結其人必病吾久憂夫吾邑之告病也

孔子不貶季札論　　元　吳萊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吳蠻夷之國也君稱爵大夫稱名而不氏因其始通禮蓋未同於中國也是特楚椒秦術一例而書耳說者曰

春秋貴賢者備吳子使札春秋不稱其公子是貶也然則曷爲貶
札賢者也本其辭國以生亂故聖人將託其來聘而貶之也是不
然夫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季則札
也父知其賢兄弟亦知其賢嘗欲立以爲嗣矣又且約以次傳而
致國矣然終不肯有其國豈不曰立嫡者以長傳國者以賢苟不
顧人道之大倫以成其父兄之志誠不若守匹夫之介節而得其
退耕于野之安也何則長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不可奸將已
亂也非生亂也今則諸樊兄弟已死夷昧之子僚乃立吾將奉嗣
君之命而歷聘乎上國豈料魚劍之變驟起於肘腋之間哉聖人
固不得以是而豫貶之也闔廬之謀王僚之弒且知季札必不受

成國於賊手儻以先君傳授之次第藉口於國人雖常人之情猶得之矣況聖人乎說者則曰太伯奔吳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而受命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也是又不然夫太伯之去固古公之欲立其弟季歷嗣位非不辭也端委治吳而不返豈可殞周家已成之業哉若伯邑考則且爲御於商見殺於文王之世矣使太伯返則季歷不肯承西伯之任伯邑考在則武王亦不肯任天下之責太伯之德雖在於讓季歷之賢武王之聖非皆出於不讓也父子世常法也兄弟及則法之始變也陽甲盤庚之間殷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說者則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無及季札

之賢者父兄脊脊焉欲立札公心也是又不然夫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彼此交致其讓而各盡其心以故聖人賢之然季札又何以知其爲公心哉諸樊兄弟欲承父兄之志使有其國盍不於吾爲隱桓之際觀之乎惠公欲以桓爲嫡禮之所不得爲也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祇以自禍而已壽夢其惠公也諸樊兄弟其隱公也吾見其邪侈何公心之足云哉且謂季札生亂於辭國殊不知使有其國亂益甚矣說者則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以賢而特書也若仲尼亦賢季

札必以此例而特書矣是又不然夫齊桓召陵之師楚人未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我公請之於齊而欲以靖魯國之亂叔肹之卒則又或以公弟之貴而世遂爲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例言之哉然則春秋之旨主於吳之來聘不主於季札之讓國季子之來聘可見也讓國不可見也吳之始通禮未同於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椒秦伯之使術也聖人一以是書之至若楚之自州而國自國之有君有大夫而後漸同於中國後日楚子之使薳罷君以僭大夫以名氏楚殆盛矣聖人果賢之乎否也今則春秋書之曰札而不稱公子者

吳之始通猶未至於楚之復盛故也又況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季札之讓國者一家之事春秋舊史也主於吳之聘我者耳若季札之辭國生亂非惟聖人不能於是貶之雖聖人欲於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要之爲此說者公羊則曰賢季子穀梁則曰善使季子夫季子固賢者也春秋亦不以其賢而不名也公羊所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是也若以吳子之使札爲善札賢而名所以成尊於上楚秦椒術名而非賢也又將何以成其君乎是葢吳之始通而後有聘賢札貶札聖人不暇論也今又反因二傳之說強附他義且貶爲非賢者何哉失聖人之本旨矣

三江論

國朝　楊椿

昔之言三江者不一其云彭蠡所分而不詳其水名者賈公彥周禮職方氏疏二孔尚書傳疏也其云松江婁江東江者顧夷吳地記庾仲初揚都賦注而張守節史記正義尤詳其云吳越間水者韋昭謂吳松錢塘浦陽郭璞謂岷浙松也其云中江南江北江者桑欽禹貢山水篇以出蕪湖至陽羨入海爲中江沔水篇以石城分江水爲南江而一不言中江一不言南江其言毘陵北水爲北江則二篇俱同班固中江與禹貢山水篇同南江則在吳縣南入海而不名毘陵縣北之江爲北江鄭康成以大江爲中江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初學記以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荆州記以江出岷山至樊都爲南江自樅爲至潯

陽分九道會彭澤經蕪湖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入海為北江王介甫本桑欽蘇子瞻同康成時澗以漢為南豫章為北微與蘇說不同夫江河之水大矣下流泛溢之處禹故分之以殺其勢孟子云禹疏九河管子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云禹疏三江司馬遷云禹疏九江其義一也二孔賈氏鶻突無憑顧庾張所指滋班氏南江支流酈道元言別為三江不與職方同者也郭璞齊松浙于岷江殊為非擬韋昭捨大江而言他水則愈失其指矣初學記荊州記繆悠之甚皆不足道鄭蘇之說則合荊州之漢言之而漢與彭蠡皆入江之水與疏之義不合然自宋林之奇曾旼程珌易祓夏僎程大昌章如愚黃度陳普黃充耘明鄭曉周洪謨馬中錫邵寶

張吉章濱郝敬袁黃皆以爲然近德清胡氏主之尤力余嘗以經文質之實有不可通者導漾經云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蓋江至湖口以下由南向北由西向東所謂北江者蓋江之下流對上南入言耳使名漢爲北江則其文當在東滙之上不得在彭蠡下矣且漢已入江則江漢合一大江之外又安有東流之漢水乎導江經云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滙東爲中江入於海東陵解如漢志宜在廬江北會于滙則水經沔水篇云江東北出居巢縣南注云逕巢湖東逕烏上城北者是也蓋大江至此與湖水會故曰滙旣會之後歧而爲二支流者爲分江水經流者即爲中江中者正也中江北江本是一江以下流而言故

謂之北以經流而言則謂之中非有二也彭蠡不在三江之內故經云彭蠡既豬又云三江既入三江與彭蠡並列而強以彭蠡爲三江之一不更支乎欽同創南江之名失之太鑿然所謂三江者皆出于大江深合疏下流之義以今考之志中吳縣入海之南江不言所出餘姚入海之分江水不名南江而水經有江至石城縣分爲南江東至餘姚入海之文則石城水卽吳縣江上流而入海不同者漢時縣境廣闊吳縣餘姚一在水北一在水南故各據一岸言之又水經南江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東江爲分江水別源分江水亡以松江當三江之一猶今汝源斷以西平遂平諸水爲汝源耳此江之可考者一蕪湖江水經漢志但云陽羨入海而不

詳其所出名勝志中江即瀨水一名永陽江在溧陽縣西北寰宇記荆溪即古中江劉穆之云船從義興通江至蕪湖益今高淳溧陽之水下流至宜興由太湖入海者即欽固所言蕪湖江也此江之可考者二毘陵江江之經流今自武進東逕江陰常熟至太倉州入海漢志云毘陵入海又云江都入海蓋亦各言一岸水經沔水篇言過毘陵不言入海所謂文有脫簡世遂以東逕黃橋下者當之非矣明景帝實錄景泰三年正月乙卯御史練綱言江北白塔河在江都縣與江南孟瀆河參差相對孟瀆河今屬武進此江之可攷者三石城之江久已湮沒蕪湖之江五堰築而其流始狹東壩築而故道不通今惟大江在耳世儒目不見石城蕪湖之江

妄以東滙北會合而爲一中江北江分而爲二甚之疑惑經文塗抹點竄又泥南北中之名而三江之旨晦矣余故本之經文參之欽固取漢志三水而去其南北中之名非敢立異也亦求不悖於聖人而已

泉齋說

明　李東陽

無錫邵國賢居近惠山以泉名齋因與論泉之義曰夫泉由靜而動自微而顯其出有本其行有漸而其爲用不可窮方其在山人固莫知其泉也及因物賦形隨時濟用溉而爲田豬而爲澮滙而爲溪爲河爲江爲海人亦忘其爲泉也而泉實有之孔孟以水喻道以此故也後人論道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夫所謂一源者

謂即體而用在非體之外別有一源也所謂無間者謂理寓乎物而非因物以爲理也然則即泉以求道其亦甚近矣乎顧於此有二義焉以之爲學則有蒙之象以之爲教則有發蒙之功包蒙之德擊蒙之戒合內外人已而求之其於道庶乎其盡也國賢篤學而力行既有所得矣今以按察副使督江西學政有教之責焉其有取於名齋之義也夫若泉之在患者則徒取其名而弗濟于用國賢盍因是以求道而非局于是以爲用者也國賢以爲然乃書以貽之

賑濟說

唐鶴徵

傳云救荒無奇策無奇策爾非盡無策也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設

云無策將立視民之斃而莫救與必不然矣諺曰巧媳婦不能爲無米飯言貯積之爲急也故使民自有一年三年之蓄又有相恤相收之義善之善也公廩有餘積有司有實心抑亦次急而請賑請蠲請折不其末乎說者謂周禮荒政首曰散利賑之謂也次曰薄徵蠲之謂也不知井田之法行所以制之未災之先者不啻詳已自余鶴徵入仕以來仰覩朝廷軫念民艱曠蕩之恩屢下積貯之令甚嚴賑之備非不具也而賑固難也二十年間三出內帑遣賑矣其在關隴遠而莫詳亦聞無大補益鍾光祿化民賑中州差有條理民以爲惠楊給事時舉齎銀二十萬賑東南諸郡惟日置酒高會靡費不貲有司餽貽爭爲豐腆計其齎其費恐不給也卽

有所賑里胥遞爲侵剋其餘半入市井奸猾半入豪右之門鄉民曾未及知也卽有知者抑勒守候得不償失枵腹奔走踣斃滿道嗟嗟豐蔀之下何所不至哉良可痛已大都官賑官糶不得其方比比然也然以賑糶折三者較其利下則賑宜及民特行之未善耳糶折利有田者而無田者不沾其滴瀝也利在徵輸時而災傷時無益其庚癸也權其利國則帑藏之出不可屢徵京邊之儲不蒙輕貸惟折則在司農不失故額之用在災民得免浮耗之徵若折輕而減于實價穀留而供於時哺則又法外之仁也然邇者太倉積貯漸虛已諱言折惟原定輕齎數萬石以待四方之以水旱告者或可得也其詳見先君子與邑令李公書中夫賑之難在開

報之不公也里胥之侵剋也守走之煩苦也信矣予嘗謂惟業主之各賑其佃僕則無是也四郊之民除稍有己業者原不在賑例其餘幾不以佃種爲業者乎故舉佃僕賑之盡民矣畝貸米一斗佃田十畝之家得米一石不獨救死兩月可爲作息之資矣業主常嘶焉夫亦未之思乎夫佃人終歲耰鋤手足塗地幸而豐熟半入業主稍不順成則入者居七八存者一二矣是其盡筋力之勤忍啼號之痛以奉業主其常也卽云彼資我田以生我田獨不資彼以藝乎則貸之云者非直謀彼之生也亦爲我田之利且非直令其與之也猶令估値而償在田僕也若或貯之可以有求卽得而無恐在業主也雖或與之實則以故易新而無失耕令他有舉

要勢必倍稱終無所給田必汚萊我亦何利焉予家歲間行之頗無大費予故曰未之思也往者有司不嘗責民之輸粟乎與其官散之孰若自散之有實利也又不嘗責民之勸借乎與其借之無交之人孰若借之佃僕之有恩義也不得已而爲有司之賑莫若按里甲而賑之里舉其殷實忠直者一人督同里長報其里之貧者計戶而與之卽有相欺不至相遠且彼殷厚者未必以此微利而以身試法也至𢖍急而煮粥則無策之策矣江南之人非必不謀生安忍乞食非其本業必無可爲安忍棄而就食故仰粥以生誠危迫之甚矣饑飽不時宿歇無地加之人衆則穢氣薰蒸疾疫易作自古凶荒瘵癘勢必兼行正以是也是欲以生之而反殺之

也必也潔其爨燎時其饑飽方一二里間即擇一地俾之列坐與之傳餐庶聚不至眾貧不至傷去家不至遠可無露處烟火相望同時給食可無他顧日起就食皆其熟識可無剃眉矣其要又在有司單車輕騎不時巡行以警其不恪不潔者庶幾有瘳乎常平社倉古人有之法非不善名非不美得其人爲利誠多非其人害亦不少未當輕議也若將姑務其名以塗塞當道者耳目吾弗知之矣

常郡文獻考說

國朝　章大士

書之備乎道法者爲文人之重於今古者爲獻其人其書亦旣國史列之郡邑詳之世之君子可按冊而求矣然昔人有言所聞異

辭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必歸之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則又何也豈非史傳每多闕文鄉評徇參毀譽古人言行卓卓見於後世者異同之際猶有可疑顧弗深考耳即一郡之道德才名所稱先達者詳其姓氏里居述其品節議論又豈好學深思者所能已乎竊謂文以載道非羽翼經傳發明聖學者不足言文其他記事纂言揚扢風雅亦詩書之餘派然而原委分矣獻以表德非追蹤孔孟與聞乎道者不足言獻其他忠孝節烈勳名才望亦百世之師表然而偏全別矣吳中於夏商之際僻處要荒自泰伯奔吳始開風教季子讓國益勵名節言游氏親炙洙泗之門牖吳中文物遂與鄒魯爭先然此統言三吳之彥非一郡所得私也自秦漢制郡

以來迄于五季之際風俗浮靡所稱江左人文者競以才華自炫即有豪傑之士生于其間不過以一節著稱而已自龜山先生卒業于二程夫子之門得中原文獻之傳雖係北人其後倡道東南築室錫山號爲東林從遊者日益進自聖學續于濂洛而常郡文獻斷以龜山先生爲稱首其後數百年而有忠獻高公涇陽顧公修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一以程朱之言爲鵠標旨于格物所以判老佛之非樹千聖之的者賴有此耳至高公之立身制行粹白無疵尤爲衞道干城其從容就義死于逆璫之禍特其處事之一節而非公之全體也海內名流相與往還者奸人目之爲黨激爲氣節然豈必公之知己哉此後學之所宜考也他若周孝侯之赴

難鄒忠公之斥逐尤文簡之正直孫文介張清惠之清襟忠鯁李忠節繆西谿之慷慨就戮馬文忠金忠潔吳潼洲之闔門赴死盧司馬之鞠躬盡瘁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可無餘憾皆天地之正氣所鍾後先炳耀于史冊海內之人能言其事而其生平自命固亦儒林之望師友淵源非偶然者令其身際太平被澤生民不淺不幸當家國之難以一死成名豈其心哉此後學之所宜攷者二也若胡忠安之歷事四朝功伐顯著雖有靖難之嫌而湘湖之際保全故主者多矣唐文襄之閉戶著書潛心理學天人性命之故兵鈐歷數之微所著述無不究悉晚年一出勤勞王事殞命戎行分宜之不能浼文襄猶蔡相之不能累龜山也然不免來愛憎之口

矣此後學之所宜考者三也薛仲常之文學爲世所推而特以罷黜龍溪不滿淸議然宋元通鑑一書與陳氏集覽正誤並稱良史才矣他若顧尚書之才俊鄧工部華學士之詞章亦三百篇之餘足以華國者也故人兼古今文兼道法光大聖學者前有龜山先生後有忠憲先生固閒代一人矣其餘忠孝節烈皆稱爲獻纂言紀事揚風扢雅皆得爲文史冊所載一郡中不已數十百人哉其抱道隱遯名不聞于當時姓不通于史氏者又不知其幾何矣及今弗錄後益泯沒無傳此所望於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之細爲考訂焉

延州來季子觀周樂頌　　元　吳　萊

我之懷矣惟我季札來從句吳歷聘上國王綱槩壞侯度傾側日
尋干戈不德以力大音楷窾二氣苛厭禮樂不興繄誰之則我奉
我幣我車北東懿彼諸姬曰至魯邦魯侯賓之自郊徂宮魯侯享
之式命瞽宗首以二南繼以國風載雅載頌商魯攸同申以象箾
文德之容亦有大武允奏武功淵乎蕩乎泱泱渢渢或秉以籥或
綴以崇上際湯禹虞舜之隆曰濩曰夏韶箾以終嗚呼四代一日
備舉參聲知政閎覽博古或登或降蹴踖傴僂夫何自鄶乃不及
魯公畢私彌侵渠厥緒或僭以佾或雍或旅襄磬武鼗方叔之鼓
踰河蹈海散亂無所先王之盛究彼始基器之倘存去道遠而仲
尼有云周公其衰豈獨郯子學在四夷逖矣千載詩亡樂缺設而

不御矇瞍失列日趨淫哇恆用鴆吶宜榭既焚本實先撥我之懷矣心焉孔怛作此頌章昭示來哲

與吳司門書

明　繆昌期

不肖昌期疏狂謬戾身蹈不測辱詞林而羞前輩分不齒於人類矣老年先生不忘菅蒯之思遠勤慰諭此誼非所望於當路諸公也署中素號空虛昌期雖至愚極陋何敢妄自菲薄擯與他事今日所坐政不免口語交游之累耳夫史事方殷時禁方厲身爲史臣不能奮筆直書附於董南之後而徒以口語交游受纍也豈不愧死哉佗人顯橫而綸扉之中每事依阿專爲身家起見將來仕宦一途竟有不忍言者承問之辱稽首以謝又思生寄死歸之理

死乃狂夫分也吾何畏彼哉先生忠義之氣高於浮雲異日作相將八千女鬼輩一正典刑則昌期九原含笑雖死猶生憤悶不平直書胸臆不作兒女態語先生預爲留意此外無可言者

與歐陽太守論本邑先賢祀書　　繆昌期

恭承老公祖創建龍城總祠所以表章往哲風厲後學者德意甚盛及讀所貽小峯趙先生書意欲博採芻蕘如不肖其人者諮謀甚周爾時趙先生奉尊指枉顧敝寓問吾邑本朝人物灼然耳目間者何如入不肖不謀而應之曰以不肖所知爭大獄發大姦蒙譴瀕死百折不回家國無訾議首尾不渝節者大中丞湯公沐杜史貢公安甫而已趙先生首肯曰然又問某公何如曰名理皙以

辨矣幽間之際吾未知也又問某公何如曰文章典以裁宗朝著之表吾未聚也然則吾邑之先賢竟寥寥乎則何以復郡大夫曰有祀典在可訪也吾邑正嘉間人號敦古家持清議以故先賢之祀汰而又汰精之愈精自春秋至正嘉間合祀二十四人而本朝止得四人並無子孫有氣力者得攙附於其間至於今而無有溢其額也故他邑之祀典難決吾邑之祀典易決也何也原祀有失出無失入故也嗣後而議者欲愛惜此名則嚴持之毋使續貂欲光大其舉則間益之不至濫觴可也曰然則何考據乎曰有邑乘在可考也黃志偏於搜奇其失也雜吳才藻趙志主於持平其失也多掩危節稍折衷之可也趙先生唯唯不肯退而檢所藏新舊

二志送先生採擇將謂先生再有商榷也近日接先生來書知以
先後七人上議輒訝然歎曰上下數千載而得七人何少也七人
之中而本朝居其四何多也以吳季子之例例及於顏蔣二氏宜
少者何太多也以顏蔣二氏之例例及於吳季子宜多者何太少
也隨以此語轉白趙先生業已呈覽駟不及追不肖於是徘徊沮
抑中夜不能以自甯曰豈可以歐陽明府之盛舉啟後日之訟端
乃敢裁書而畢其說夫勝國以前經累朝之淘汰罕後嗣之營求
竊謂議已定矣無容置喙矣今議自吳季子而下止存邱忠定趙
祕書二人與季子鼎立而三非也其在本朝自湯黃兩公而外已
經崇祀並無別議者則有寺正嚴公本郡伯孫公宣世遠事逸其

子孫俱消歇無所從問然黃志所載大畧具矣不肖少聞之父老嚴公布衣薦起者爾時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操舴艋夜半訪於其廬嚴公呼其妻曰此必吾故人周恂如也急披衣起迎之娓娓作促膝語皆吳中官民利病也坐良久命煮二卵以進文襄啖之盡乃別每追想此事前輩風流猶宛然在目孫公者雖載邑乘今不悉其果何如人意亦嚴公儔也今柰何驟以顏大參澤蔣僉憲舜民代之也不肖非苛求顏蔣二氏謂有瑕行可摘但謂議祀者奪此而予彼必且並擧其人角錙銖較分寸實見其人有所重輕短長而後可申其予奪而所爲重輕短長之論非自口碑出則自邑乘與國史出而子孫之口與其家之私錄不與焉今夫趙先生猖

介獨行古君子也豈有私於二氏即二氏似恂恂長厚人也何獨不可祀但祀二氏而一朝奪前輩者二又追奪周桼自勝國數千餘年者十七義無所出也且邑固有名在二氏上者有實不在二氏下者而何以待之且夫論先賢者亦論其大節而已矣大抵今之長者多好言居鄉之雅度與居官之惠政而似者始得有以入之夫是二者美非不節也然但可取人於辨官掄才之日未可定人以易世俎豆之典所以萬石逡巡不領賢豪之惠桐鄉尸祝未兼廡社之饗豈非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耶然則今日增祀諸賢必核其生平出處大節如所謂爭大獄發大姦蒙譴濱死百折不回非清風勁致矯然物外可廉頑立懦者予以特典一邑如此推

之五邑可也此不肖公平之見將以救趙先生之所不及而上佐老公祖之未議者如此

上陸明府書　　國朝　陶孚尹

頃者明府有修復邑中水利之舉夫流泉夕陽公劉所以允荒也隰平泉清召伯所以有成也播之詩歌傳之千百載下令人歎慕於無窮甚盛事也孚尹世居茲土熟悉水道情形請一陳之邑有應天河橫亙東西長七八十里去江三四十里首受毘陵梁溪諸派之水爲漕艘官民船往來孔道河旁沾水利田數十萬畝水東行抵常熟界下劉河入海此外有橫河亦橫亙東西長七十里去江十餘里無來源惟江水自爲出入非漕艘官民船往來孔道祗

揚厙堡城之商販沿河居民小船般運而已河北田資各港江潮之灌輸河南田又資應天河之流注其沾横河水利者無幾河身因潮汐來往泥沙易淤前明屢經挑浚未久即淤塞不通故道浸成平陸民間架廬築墓於其上歷年遠而愈多矣順治年間邑民胡敬父子具呈開濬前任沈公率詳上憲蒙憲飭員勘地勢察[illegible]情停役不行今明府因江邑累遭水旱多方講求蓄洩復議挑濬横河此一片憂民之心凡在宇下敢不仰體率先但此河僻處沿江水澤不能遠及以通邑之民力處積荒之後開七十里之河道議者云照田派夫每田五畝出一夫人有田百畝者每日當出二十夫一月工畢即當出六百夫矣每夫一名工食銀以八分爲率

是百畝之家一月而有四十八金之費民力何能堪此耶又需折毀民廬掘遷冢墓萬眾哀號亦見聞之所不忍更有甚者應天河地形高於橫河二十餘丈橫河一深開則應天河之水勢必由各港以出橫河傾瀉入江則應天河旁田數十萬畝旱涸無水皆成石田矣鬬之利不百害不十不變法易曰兌悅以和民重英以申命則凡舉大工大役俱應順民情而爲之者也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志雖在唐虞盛時殿陛之間有都俞而不能無吁咈魯論曰君子和而不同則僕狂瞽之說願明府留意於此也今誠與民休息長養而撫循之漸摩以文學絃歌則可移風俗而登上理矣不必切切焉從事于土功畚鍤間也暑寒

遞更鞅掌不易伏惟爲國自愛不宣

與孫明府書　　朱鳳台

老父母下車兩月以來二三父老傳播愷悌之聲無不踊躍企望以爲瘠土疲民之福某亦惟有欣慰餘年亦何庸更有所陳瀆然竊嘗聞之醫者之於人也不獨察其脈審其聲而已也必詳問其患苦之所在而欲一一得其爲實爲虛爲寒爲熱之故蓋以爲不如是則不可以定治療之宜緩急之序也而求醫者亦欲其病之速已也或不待醫者之問而病者自言其患苦之狀或病者不能言而其家之人言之亦必告之以爲實爲虛爲寒爲熱之故而以爲不如是則不可以已吾病也今靖固病甚矣某則靖之人也以

靖之人而言靖之病知必爲老父母之所急欲聞者矣請得一一陳之

一訊盜之弊宜革也夫强盜重辟也犯者必至於死大法也凡邑之設有捕衙捕衙之設有捕役爲以地方有盜有竊輒有緝捕之責云耳往者一有呈報或有訪聞即差捕緝拿則其人之實與否亦尚未可知也乃不特衙得以訊之即役亦得以訊之役訊之而楚毒備焉有不必到衙而已將斃矣至衙訊之而楚毒又備焉有不必到堂而已將斃矣嗟乎即使此盜萬無可疑亦當正法於歷審成招贓明証確之後乃不必俟縣與各憲之研審贓與各証之盡確而即可以死人是朝廷之大法一衙役持之而有餘矣且楚

毒備至之下何求不得則一時信口供攀以求緩須臾之死者將
良民富室及平日曾有睚眦之嫌者無不株連蔓引展轉相誣文
致大獄此皆事之深哀極痛天日爲昏者也如臺下大彰嚴示特
行申飭凡捕獲之盜不論眞僞槩不許捕役私用非刑弔拷務在
隨獲隨解以憑親審詳報則法守旣一良善得以安枕且亦爲職
此者稍輕積孽藉以不罹憲網是亦臺下之再造於彼者矣
一人命之勘宜愼也凡四鄰鄉團保報稱縊死投水死及未告保辜
而角口之後染病死者斷斷不須委官相驗久矣奉
旨申飭在案葢以一經委驗則犯人之家必至立破後此審斷成
招僅贖罪亦必不能辨或鬬毆之時驗過傷痕確在限內死者要

在驗之必速必親速則恆不暇爲奬而眞情可以立得親則無文
牒可以稽緩無因緣可以作姦此近日定例之所以獨責印官之
親驗也往見本邑一有呈告輒以委驗爲恆事一至委驗則兩造
四鄰與詞内應審人犯皆佝未得赴公堂一鞫而立刻已有無窮
之害至於傷痕之有無疑似輕重淺深及致命與否又皆止憑左
右之供報巧文之附會而實不得一眞是非以爲不可移易之定
案所以每多牽累恆至三數年不結而各犯之以無辜而蕩產破
家展轉流亡者已不一而足矣設使當日卽經印官親行速驗則
審勘旣確衛遂葛藤至此年來親見因此受累者比比而是惟在
臺下留心釐剔之也

一巡鹽之役宜革也靖以江外僻壤本地原無鹽商即嶽浙等處素業鹽行者亦以過江風濤之險裹足不前故自立縣至今數百餘年以來官民所食皆私鹽也雖歷來奉憲有緝捕私鹽之文然又設立鹽快一項以司巡緝而官之所需即責之於巡快以其旣任此役自應時有緝獲故也其實巡役與積慣之私販又未嘗不私相連結每月每歲皆有恆例以聽之往來貿易故民間亦得以不至缺乏而本邑之鹽課舊額新增又皆係通邑里遞輸納業已達部奉

旨遵行謂之包課是靖邑數百年食鹽之所繇來即各憲與大部亦久已洞悉今包課之法又已一定而不可易則一邑所需之鹽

實已與官等矣乃向設之巡役猶復借名仍舊捕緝反使民間鹽價時時騰貴不得通行是責民無故而包課也是各憲與大部皆許便民而巡役獨不許便民也去歲已奉總督批詳憲筆連書該革二字卽已嚴檄永禁然其如積役止知有利不顧違

旨厲民日久玩生又將肆行無忌惟祈老父母查明憲檄再四申飭井賜勒石永遠遵行則靖人世世食明德矣

一賭博之禁宜嚴也世風日下賭博處處有之惟靖俗爲尤甚故家子弟里巷愚民一入其中無不立見喪亡盡變下流不肖因而生姦致盜地方爲之不甯風俗爲之日壞流殃傷化惟此爲第一痛心疾首之事所當首請廣諭嚴禁犯者盡法痛懲而尤在重治

誘引爲賭之人以爲搜絕根株之計此實救弊易俗之首務也

一刁誣之黨宜懲也靖俗素稱淳朴二十年以來刁橫健訟相習成風不論事之大小動輒控憲爲拖累被告之計生平或有舊嫌小忿無不一網打盡上者可以致其顛連斃命次亦不失爲家破人離故由此里鄙稱雄動相倣效黠徒機深手滑且將以此樹刁筆之幟不特恐喝鄉里漸至挾制官長夫恐喝鄉里禍及一鄉而止猶可言也若挾制官長則其漸遂至亡上下之分不可言也若不大示懲創則囂薄之風日甚一日真不知何所底止故某之愚竊以爲反坐之令宜嚴也近俗告詞誣揑如本一鬬毆也而稱抄洗本爲口角也而稱擒毆本爲算錢糧也而誣賭博如此之類習

以爲恆每見審出眞情止據事斷擬而其所誣揑者槩不深究是誣之者無罪而受誣者足以爲禍則造誣之人亦復何所畏忌而不爲此也竊擬凡遇審問欵單詞訟如十欵之中或係眞者七八僞者一二又如一狀之內或係眞者半而僞者亦半宜將眞者照律究擬外仍於原告名下以所告僞者之罪罪之務使眞僞兩得其平毫不假借庶使誣揑者知所懲戒或可漸冀衰息其次則莫若重教唆之黨夫詞訟之有教唆猶盜賊之有窩家盜賊無窩家不聚緝窩卽所以靖盜詞訟非教唆不興究唆卽所以止訟故愚又竊擬凡遇詞訟除審實者照常發落外其有研訊無據者務須反覆究勘直窮到底必得此事教唆之人嚴拿盡法痛治而後止

則教唆自少而誣揑之訟亦少矣此亦拔本塞源之一端也

某迂疎朴拙自養痾以來閉戶以安愚分素未嘗於縣廷妄有所干瀆茲特以仰拒光範不勝其愛戀之私故敢謬陳其區區之意伏惟亮察

知常州上中書啟

宋　王安石

將母之來屢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鎔勢則便安心焉赧悸盍闕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爲貧直鋪蒙謬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者其任輕自非奮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某者湮淪素業邀會時恩備官牧人既以貧而擇利奉使幾縣又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而獲少尚蒙

優詔猥備方州自惟缺然何以稱此茲蓋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處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疎賤亦至叨逾示惟憂國之所存獨可勤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安肅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晝土復壤此亦無逃於大譴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知常州上監司啟

王安石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祭竊念安石鄙陋之質拙疎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黽勉仕宦聊藉爲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郡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

縣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慚非其宜辭得所欲未遂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儔賢之撫拔竊惟幸會員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綏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賙察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蓄將明之材簡在淸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芘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代宜興辛通交代啟　　汪藻

湖山信美每虞製錦之傷田園將蕪惟幸及瓜而代與茲闔境共芘行旌某官拔萃諸儒逢源六籍凜端亮不回之操探深醕甚盛

之文擢殊第于早年衮衮大庭之對試長材于劇邑洋洋載路之謠謂宜雍容以參鴛鷺之行庶幾遇合而暢夔龍之業敢云鵬翼尙屈鶩州山色溪光可樂簿書之暇人情物態尤無獄訟之繁以衰遲尙尸素其間惟高明可笑談而辦正恐金馬玉堂之趣召不容銅章墨綬之久淹某空戀稻粱偶先糠粃豫豫非撥繁之手駸駸追更戍之期雖地方一同不減古子男之國惟政乏三異亟須新令尹之賢胸臆所藏晤言可盡顧肇更于歲籥宜茂擁于春祺尙謹節宣即新涣渥

謝韓資政薦講讀科啟　　　　鄒浩

十科僃拔宜先四國之英一介顓蒙繆辱三人之數撰之清議祗

以愧心竊觀訪落之初欽奉思齊之訓集元老於嚴廊之上沛麗恩於庠士之中謂持盈守成雖已明於操術而設官分職尤當務于擇人用恢薦舉之科參究賢能之實著于甲令斷自近班既因習于累年頗發揮于多士惟時講讀實邁等夷大或供奉于西廂小亦表儀于東序顧茲縝選緊厥先容儻非德厭于人心孰稱名聞于帝所某才非絕類學愧逢原卒歲窮經第守先王之迹羸糧就傅不升夫子之堂故鉤深雖冀于解頤而決謬詎臻于折角莫悟武成之去取重疑門五之是非有意繩愆無從究妙方貫山之涉獵雖曰同歸視井丹之紛綸終然異趣猥冒師儒之任揭來禮義之邦適近台躔數更歲律早覩龍門之高蹈晚依熊軾之下風

重輕甯追於權衡沙汰分同於瓦礫豈期海納猥賜衮褒此蓋伏遇某官事君以仁好善忘勢以進退百官之餘力而區别羣類以生成萬物之初心而仁周一方風聲久動於幅員士類咸希於題品肆是荒唐之賤獨何幸會之殊仰服至公俯盟丹悃茂對設科之意載隆稽古之謀溫故知新肯徒託於空語舍生取義庶少見於能行不爲名教之罪人茲乃異時之報德